

2026年的贺岁档，票房达到57.52亿元。虽然缺少像去年《哪吒2》那样的大爆款，但整体质量都在水平线上。其中不得不提的，还有一匹从两广地区杀出来的“黑马”——《夜王》。就在大家忙着争夺大年初一的排片比例时，《夜王》另辟蹊径，选择大年初四在广东、广西率先上映，以粤语俚俗为底色，用“老广”最熟悉的语言先攒一波口碑；大年初六开始，又在上海与全国其他地区接力公映。

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，没有流量鲜肉，仅仅靠着“子华神”这块金字招牌和那个早已随风而逝的“尖东夜总会”传说，这匹黑马从南方湿润的空气里腾空而起，截至正月十五，已经取得了1.6亿元的票房，对于一部小成本制作来说，成绩堪称亮眼。

### 一曲旧时代挽歌

《夜王》延续了香港地区前电影票房冠军《毒舌大状》（内地名《毒舌律师》）的班底——主演黄子华、导演吴炜伦。与想象中的花天酒地、纸醉金迷不同，电影像一曲挽歌，记录了那个金钱与欲望交织的夜总会时代，如何落下帷幕。

故事发生在本世纪10年代。

彼时的尖沙咀东部——尖东——那片由填海而成的商业新地带，在金碧辉煌的灯影下，迎来夜总会时代的回光返照。黄子华饰演的关仔欢是一家老牌夜总会“日东”的经理，他既是整个行业中的操盘手，也是旧时代秩序的留守者。他管人、管桌、管风声，熟悉每一盏灯的位置、每一张脸的笑纹，也积极营业，百招频出，内心里深知，这套体系正在日暮西山。

电影前半段是江湖与生意的交织：客人来觅情绪安慰，来收风拿情报，来找寻体面。后半段转入智斗与悬疑，新仇旧恨在卡座与VIP房里纠缠到一起。一种“愁绪挥不去、苦闷散不去”的衰败感，渗在厚厚的地毯里，也渗在水晶吊灯的蒙尘里。黄子华饰演的关仔欢几乎很少用力搞笑，他站在那里，一脸无奈地看着镜头：大家都明白，他对抗的不是某个人，而是时代的风向。

如果你是抱着看黄子华在电视剧《男亲女爱》里那种纯粹插科打诨的心态走进影院，可能会有一瞬间的错愕——没错，电影里的黄子华依然是那个熟悉的配方，但这一次，他招牌式的冷面滑稽背后，藏着一种深深的、挥之不去的疲惫感。这大概也是黄子华最擅长的一类角色——被生活按在地上反复摩擦的小人物，嘴上刻薄毒舌，骨子里却死守着

最后一点天真与江湖道义。

面对工作了几十年的夜总会即将倒闭的命运，面对新生代商业资本的绞杀，他的态度是典型的港式虚无主义：“世界末日了，不如先吃个包。”云生云灭，对他来说不过是过场戏。曾让无数人醉生梦死、一掷千金的尖东夜总会时代，真的要结束了。

那个曾经被嘲笑的“票房毒药”，如今已然成为票房保证“子华神”。

从“票房毒药”到“票房金手指”

那个曾经被嘲笑的“票房毒药”，如今已然成为票房保证“子华神”。

如果时光倒流20年，谁要是说黄子华能扛起几亿票房，港圈的投资人大概会笑掉大牙。那时候他是大名鼎鼎的“票房毒药”，演一部扑一部。自编自导自演的《一蚊鸡保镖》的惨淡战绩，至今仍是老影迷津津乐道的段子。那时候的他，已经在栋笃笑的舞台上闪闪发光，但一到了大银幕，似乎就水土不服。

2018年，黄子华在红馆连开26场栋笃笑《金盆囗》，正式宣布告别栋笃笑舞台。那是一场盛大的告别，一张演出票被炒到几千块，无数粉丝在红馆外守候，只为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。

也许正是这种“稀缺性”，